

鼎豐號
李長年先生惠贈

虎口餘生紀

神州國光社

守 鄭 紀 略 專 載



序

讀史而嘗嘆古人勳業，其彪煒不朽者，非獨人之有異才，特遇以其時耳。世咸推韓范以文臣而諳武略，胸羅甲兵，手捧天日，爲能屹奠巖疆，銘功彝鼎。然在韓范之時，亦易易也。若乃圖步多艱，勢成板蕩，豈乏毅幹不二心之臣，枕戈飲血，力圖定傾，而絀於事權，肘左右掣而不得舒，徒以身瘁。此其人之不幸，而實宗社之不幸也。亦孰非天爲之哉？

中丞玄若高公，經緯學貫，傑然憲邦之才，而嚴氣正性，尤世所莫及。筮仕由刑曹出恤楚獄，多平反；尋剖虎符，守荊州。塞帷風清，興利除害，庶政釐舉。戢宗藩之暴橫，厚民拊翼，人咸愛戴之。時流寇從晉豫渡河，屢逼荆城，公聚櫓簡稽，整修防禦，使賊不敢近，已諗公壯猶克詰矣。嗣以副憲蒞湖南，備兵長沙。楚郡在江北者，盡罹寇殘，而臨藍衡湘間，羣盜蜂起，公拮据戎務，於十二屬邑之城堡，預加繕治。虛額兵單弱，捐俸召募，練習鄉勇。沿江一帶，上自都石，下至磊石，增造水艦，演熟哨法。賊果由衡山突攻湘潭，以有備，水陸齊發，倖斬無算，大創而去，遂得提兵同沅臺合剿臨藍。大小十餘戰，踣伏擣虛，皆以全勝居上功。此守長成效也。

晉臬長，移治下荆南，駐鄖陽，則聞獻二賊逆餞益熾矣。鄖屬六邑，俱沒蓬蒿，青燐遍野。獨鄖城彈丸六里，墮壘僅存。甫蒞任，獻賊忽自東來，公堅壁固守。賊知戒嚴，因引而西，鄖幸無恙。未踰年，李賊據有荆襄，承德諸郡從陷均州後，悉力來攻。先後薄鄖城者五。公身冒矢石，鼓率將士，倚輦而令。常以少擊衆，出奇制勝。賊始畏鄖兵，相戒無犯。嘗列營楊溪，賊有聞漢江水石相擊聲，夜大呼爲鄖兵至，相殺奔竄者，而鄖乃獲存。公因乘勝移師恢均州，是守廩功績較守長有加倍者。

夫流氛之肆毒全楚也，以洞庭湘江之險，曾不聞扼要而禦。版圖遼闊，鞭長不及。凡議進剿，鎮必會商於撫，撫必請命于督，爲可卸罪地。而兵東則賊西，兵西則賊東，以致軍機坐失，動遭敗衄。若畫地分界而守，得盡如公，以一道臣而殫心戮力，先事綢繆，兵不踰數千，敵賊百萬，在長則長全，在鄖則鄖全。江漢咸倚公爲固，賊雖狡勁，亦何難撲滅？且當日總閣部，建大牙者，每皆書生白面，不諳兵略之人。一有債輦，輒加逮繫。屢易以新人，無恃志。如公蒞楚，凡十五年，其于湖南北七道，山川要害，形勝所區，無不洞曉；而且挾纊投醪，威信素著，將士懾服。使之開府江夏，相機掃蕩，合全楚之力，以扼賊吭背，賊必不能西襲全秦，長驅入北，天下事盡可爲也。憶辛巳，賊以八騎假督師符，誘破襄陽，親藩遇害，舉朝震動。余侍從經筵，先帝于進講畢，

序

言及楚事，憫念赤子塗炭，泫然揮涕。因拊髀而嘆，諭大臣亟簡在事歷練知兵者，刻期迅勦，乃有頗牧如公，而不能用，良可悼也！公志扶社稷，于狂氛逼斥中，獨保危城，嚼紙煮鎧，絕乏救援，上疏痛陳時變，并乞師，隔歲而始得達，在揆路尙有阻撓之者，數千里外，孤臣淚洒，有衷莫訴，言之令人嗚咽！

比甲申二月，遷公中丞，撫秦漢興軍，而秦地久陷，已無及矣。哭讀嚙血遺詔，公誓不與賊俱生。雖已謝郢磨，而值賊攻郢，挺身登陴，志不少懈。欲爲南都一圖恢復，而勢竟莫挽。不得已，退耕汧洲，自甘埋逝。比年歸里，同余栖遲林壑間，每談及楚昔情狀，輒撫膺太息，以有願未展爲憾。公功足媲韓范，而勿殫厥成，惟天實爲之！讀公守郢紀略，憑弔往事，亦大堪悲已！

光溪逸史確庵葛世振拜題。



崇禎丙子，予以湖廣副臬，備兵長沙。庚辰，晉右參政。辛巳六月，聞報，晉臬長，移守下荆南，駐鄖陽，故流賊出沒已十年矣。先是庚辰，閣部楊公旣敗張獻忠，獲其妻妾及軍師潘獨鰲，不卽殺，而置之襄陽獄中。獻賊入蜀，李自成、羅汝才及老獍、革里眼諸賊繼之，蜀撫邵公捷春力不能拒，致被逮。閣部統諸部兵追至蜀中，戰守逾年，賊勢愈熾。至辛巳正月，賊復奔楚，閣部迎戰於楚蜀之交，兵大潰。獻賊遂從巴歸，間道馳至襄，襄有防守兵數百，賊啖以利，反爲賊用。二月初三日半夜，城中四面火起，官民俱不知所繇，已而道臣張君克儉及郡邑各官俱被殺，襄王亦遇害，皆防守官兵所爲也。至次早天明，獻賊至，各兵迎之以入，遂取其妻妾及潘獨鰲以去。報聞，天子大怒，爲逮撫臣袁公繼咸。然袁公先奉閣部檄駐竹山，去襄千里，實非其咎。鄖道萬君言策亦被黜。於是右參政王公永祚晉鄖撫，予遷鄖道，而襄道則調參議冒君起宗云。予以七月初，於長沙解纜至荊，而臥疾數日，月盡達襄陽。城中一片焦土，向來塵市，止存頽垣敗壁。居民十無二三，皆葺草以居，官署僅有新葺者。徘徊入鄖，則八月初六，鄖城四圍僅

六里，又半爲甌脫，居民不滿四千。外六屬俱爲賊破，每年蹂躪四五次，惟郡城獨全。然城外關廂俱燬，無一居民，田疇俱爲蓬蒿者，數百里如一。惟近城之田，則城中人耕種以糊口。是年蝗飛蔽天，野無寸草。七月間，獻賊復繇鄖入秦，督師丁公與左鎮尾之而至。左兵二三萬，一湧入城，城中無一家無兵者。淫汙之狀不可言，數日啓行，復罄洗其家以去。去十許日，而予至，米菜俱無可覓。士民相見，無不痛哭流涕，不恨賊而恨兵，真慘極矣。

大約自荆至襄，所經荆門、宜城，城邑無恙，而村落已空，然猶有十一二僅存者。自襄至鄖，則城邑已不堪言，而出城竟不見一人。村落止存廢址，欲覓一椽一瓦，俱不可得矣。若鄖之六屬，房縣、竹山、竹谿、上津、鄖西、保康，并城郭俱已平夷，城址俱一片蓬蒿，居民僅存者，俱覓山之高而上有平崗者，結砦以居。大縣可三十砦，小縣不過十餘砦。砦之大者可二百人，小者不滿百人，各墾砦下之田以自給。縣令至者，亦居砦上。征輸久停，民貧無訟，胥役盡逃，令與民大率並耕而食，不復能至郡參謁矣。

予以初八日履任，至十三日，忽接猛將軍如虎檄，報獻賊復東來，立可至鄖。是時鄖兵俱發往各路，蓋因賊旣西入秦，倚秦兵嚴守，必折而從北也，不意仍從西來。須臾猛將軍至，兵僅百許。次早獻賊至，予率塽夫登陴固守，賊亦不知城內無兵，而又慮督師在後，竟引而東，而城

中士民復大恐，謂左兵當復經此也。予卽遣役往迎督師，且懇其兵無入城。督師答書已許，不入城，而託予於城外覓數間小房，欲暫住以發疏。予先以督師書傳示士民，人心始定。明日督師至，駐一關帝廟，湫隘殊甚，又十日始東。左鎮意殊不懌，以沮其入城也。猛將軍係外國降將，驍勇善鬪，是冬戰死於南陽城上。

鄖城舊爲治院所駐，是時澄川王公移鎮襄陽，而鄖中共事者，守徐君起元，倅陳君萬家，李則朱君翊辦也。營將則房竹營游擊李茂春，兵一千五百；均陽營游擊胡廷聘，兵五百；守均其留鄖者一千；而治標左營百總楊明起，余啓凡各兵三百許人；又游擊王光恩兵可三百許，則降丁也。

余因周視鄖地，東與北俱山麓，而西與南俱漢江。賊善騎而不習舟楫，余謂戰地必在東與北。離城僅丈許，行半里，遇一小山名西壇，遂折而西，繞西壇之外，復折而南，沿至東南城下，離城亦止丈許。予乃於西北及東南兩隘，各繕一樓。一面倚城，一面倚漢水，各甃以磚。樓上多設銃礮，樓下開一門，以通出入。李茂春之兵卽營於東南樓之內，沿南城外而居。西壇高出於城丈許，不可無兵，而山頂頗平，量可容兵數百名，則令楊明起居焉。西壇之下，地平如掌，當城之西南，則王光恩居焉。城東亦有二培塿，一曰四鋪嘴，一曰青龍寺，離城甚逼。予令余啓凡居

四鋪嘴分均陽營兵二百名，居青龍寺，其均陽餘兵，則居城中，備城上及他調發之用。均陽兵皆鄖城人，與鄖民俱親族，在各營中獨守法，故留之城中。其城北素無濠，城東雖有濠而淺，地勢陡峻，不能畜水，余令東北離城丈許，各築土牆，高八尺，每堵留一銃眼。凡閱三月，而四城防守之事俱備。其一切築牆造樓，及葺蓋兵房，皆用各營兵，而不煩一民云。

辛巳之冬，壬午之春，鄖城幸無賊警。夏間忽接陝西興安道檄，稱川北有賊名搖天動，先時同羣賊入蜀，厥後各賊東來，而此賊獨留川北。今將從興安趨竹山，以及鄖襄，約有萬餘。予令房竹營千總漆尙友，均陽營千總高萬錦，并楊明起，合兵禦之。賊聞竹山有備，遷延不敢入境，仍歸川北。至九月間，王光恩來云，有弟光興在搖天動內，有衆數百，情甘投順，余未之許，而光恩請愈懇。余令光恩招之至，汰其老弱，得精壯百五十人，卽隸光恩營。光興改名光泰。後李賊犯鄖，光泰戰甚力。

先是張李各賊，每陷一城，輒大掠以去。至壬午夏秋，李自成、羅汝才每得一城，輒分賊防守，且嚴禁搶掠，以籠絡民心。時已得中州數郡，將取襄鄖，而左大將軍自開封潰後，久住樊城，全無赴賊之志。治臺王公澄川亦留左於樊，以衛襄，謂大兵在，賊必不至也。及自成、汝才、繇汝寧趨襄，左聞風先遁，至荊州，又念荊以江爲界，無路可逸，又改往武昌，而賊遂長驅抵樊。徘徊

數日，以大礮擊襄之北城，襄人大恐。一時文武先取其家屬登舟矣。賊復西去七十里，至白馬灘渡江。王公澄川竟護福清王東下，賊遂入襄，時十二月初三日也。

初八，賊分股攻均州，時降丁惠登相在焉。登相隸左大將軍，而分居於均。素狂悍難馴，不屬鄖鎮節制。至是，斂兵登武當，依險自完，賊遂入均。守將高萬錦自溺漢江以死。十二日，賊抵鄖城，子率各營戰於城外。時王光恩、光泰、楊明起、余啓凡戰甚力，賊攻四鋪嘴、青龍寺，晝夜不休。啓凡等以火罐擲之，焚死者相踵，而攻不止，然終不能登。賊又分股直抵北城，予于土牆內先伏鳥鎗手擊之，百發百中，賊不能近。至十五日，賊始退。是月荊州承天相繼俱陷。

方賊繇白馬灘渡江，鄖襄路斷，故鄖中久不知襄已陷也。至攻鄖而退，兵追之，獲賊三十餘人，始言襄陽情形。李茂春素恒怯，始有懼色；且謂治院已東去，鄖兵月餉將安出，而惠登相在武當，貽書勸其遠避，否則賊再來，必不能支。茂春遂於十七日夜，拔營西去，予親往留之，竟不能得。次日，茂春將往金漆潦，會參將徐勇先奉治臺檄守灘，茂春不能過，而營內船少，各兵多步行，兵婦無不嗟怨。又四鄉無一居民，兵無所得食，於是茂春大窘，復統其兵來歸。予下令各營，謂：『茂春罪在不赦，而裨將及各兵，則不妨招之入營，茂春必須擒獲議罪。』於是王光恩、楊明起、余啓凡各招房竹營兵，兵盡降，而茂春就擒。余縛送徐參將勇，令其羈於營內，以候

請旨。後勇亦去金漆潦至興安，茂春隨之以去，又數月，茂春病死。光恩等三人，既分招房竹營兵，又各有召募，三營之兵各盈千，而高萬錦死後，其兵亦歸鄖，仍入均陽營，於是鄖兵有四千餘云。

癸未春，李自成與羅汝才〔即曹操〕同駐襄陽，時已據襄、荊、承德，并汝寧、南陽、河南及開封諸郡矣。自成志圖僭立，欲先吞并各賊。時獻賊在安廬黃州一帶，自成每與書檄，皆用上司臨屬吏體，獻賊大怒。然畏自成之強，不敢與較，亦不敢復與自成合營矣。老獬、革里眼各股自成以計除其魁帥，并將其衆。惟汝才勢力相敵，自成潛欲除之。忽於三月初六夜自統精賊百餘，直至其營，排闥而入，斬汝才於臥榻之上。汝才部下初多不服，自成百計籠絡，半月始定。於是中原爲難，一憑自成所爲矣。

○ 惠登相在武當，自成屢招之，登相見其誅鋤同輩，懼而不往。自成大怒，令賊劉某統兵三萬往擒登相，隨攻鄖城。登相聞之，逃往興安。賊追之不及，遂於白河一帶，劫往來之船，欲從漢江順流犯鄖。予念鄖城外西南爲各營所居，獨倚漢江爲險，若賊得順流而來，各營何以自固？又計自興安至鄖，船數不多，因急令水哨馬之服，領兵船十餘，溯流而上，驅捍民船。將至白河，賊已得船五隻，然船戶已先逃，賊在船中，不能自駕。之服擒船一，賊十二人，其四船皆走，覆水

者二。登岸而逃者二。之服并獲其四空船以歸。賊仍從陸路，於均州渡漢而北，竟薄鄖城。

時鄖兵止四千有餘，又益以衛軍三百，及民間丁壯二千，以青衿能事者領之，盡出城搏戰。城上僅留老弱守堞，及均陽營兵二百主砲而已。賊勢甚勇，先用均州靜樂宮內門扇約百餘片，列於東北城，以繩網縛，如木城。我兵直抵其營，連用火罐擊之，火起，賊走，各兵盡撤其木城以入。次日，賊用木梯六十餘條，復抵城下，各營齊出奮擊，殺賊數百，盡奪其梯。賊始退而營於楊溪鋪，離城十里。予因與各將約曰：『賊衆五倍於我，且有馬賊二千餘，我兵出戰，不可遠追。倘賊用馬繞我兵後，則城與兵不能相顧矣。今後兵出城，以一里爲止；又兵與賊相持，倘賊不能遽退，則城上擊大鑼三聲爲號，兵卽兩邊疾驅，以開銃路。城上大小銃三百，一齊俱發，則賊未有不傷者。如又不退，而近土牆，則牆內烏鎗齊發，又佐以城上之砲，必無能爲也。』

自三月杪至四月初，賊傷死甚衆。忽一夜，城上哨者見二十餘丈外，賊暗中往來，徹夜不休，不審其所爲。至曉視之，則已築臺十許座矣。其臺用土一層，卽用麥一層平鋪之，層累而上，高與城等。每臺長二丈，闊丈餘，仍用磚石砌堞其上，架銃擊城。凡三夜，成臺三十六座，互於城之東北二面矣。又十餘日，予料臺上之賊，久而必倦，約各營及民兵盡出攻臺，民之老弱者，盡攜鋤鈹以隨，攻破一臺，輒鋤平之，并攜其麥以歸。自晨至午，已鋤廿二臺。予料各兵饑倦，卽令

歸營。次日休息，又次日復出兵，盡鋤其臺。賊大窘，復退至楊溪鋪，然尙無去志也。

先是，治臺標下遊擊劉調元，當襄陽陷時，統衆入山，素欲歸鄖，而苦鄖無糧，至是予遣人邀調元，統其所部六百人來鄖。賊聞之，輒分賊渡漢，邀擊調元，予亦發兵千許往援，賊大敗，調元始得至鄖。時五月初一也。予以調元遠來，應休息一日，初三黎明，當盡發城內外官民各兵，往楊溪撲賊。至初二午，遙見賊營火起，如欲遁狀，而大雨適至，復不果去。初三日，予起發兵，則賊已遁矣。賊之攻鄖，先後凡四次，而最勇者惟此。官民各兵無不捐軀自效者。

當四月初，予遣一健兵往陝西，請援於督師孫公，且言旬日以來，殺賊三千。孫公笑曰：『爾鄖殺賊已盈萬，而止報三千，何也？』去兵不能應。孫公復曰：『昨有賊來降，自言攻鄖不破，已死一萬兵。』應曰：『方兵與賊戰時，見一賊倒地，卽紀一功，故云三千。至賊傷於陣上，回營而死者，鄖中亦不能知，故賊云「滿萬」也。』孫公首肯之。隨發中軍高傑，統兵援鄖，傑未至而賊已退。鄖之將士，自此知賊可禦，城可守，人人自奮，無離心矣。而治標降丁苗時化亦在南漳，因統衆來歸。時化驍勇善鬪，鄖兵勢稍振矣。

五月杪，自成聞督師治兵西安，將出關而南，遂至鄧州，忿鄖之堅守，復發兵來攻。予戒嚴以待，數日，賊抵龍門，離鄖八十里，頓而不進，衆不解其故。予曰：『此必畏而不來，又迫於自成』

之命，不敢歸也。今當每日黎明，發兵五百，營於楊溪山上，日入而歸，次日復然。」又戒之曰：「倘賊悉衆而來，爾卽歸鄖，不可輕戰。」如是三日，而遁賊。後問彼地居民，曰：「賊甚畏鄖，不敢前，見楊溪山上有兵，卽欲遠去，會五更時，漢江水發，有水石相擊聲，賊於夢中大呼曰：「鄖兵至矣！」遂大亂相殺，或奔或伏。至天明，賊將曰：「未見鄖兵，已作此狀，奈何欲攻鄖乎！」遂引去。」

均州去鄖僅一百二十里，爲賊所據。鄖兵哨探，不能踰均而東。六月間，予令王光恩、苗時化，劉調元往攻之。賊聞兵至，輒遁，遂復均州。

督師孫公駐西安，將出關討賊，自成駐鄖州以待之。予請於孫公，謂：「大兵出關，自成必悉衆迎戰，請以鄖兵直趨光化，穀城，以搗襄陽，乞密示兵期。」孫公約以八月上旬，至七月杪，惠登相、徐勇、繇興安直趨均州，奉孫公檄，會鄖兵同攻光穀。予謂：「督師兵未出關，而自成在鄖，離鄖止三百里，鄖兵不宜遠出，且姑待之。」登相不聽，與徐勇徑趨穀城。予不得已，先令劉調元、苗時化往，俟自成離鄖，再發兵。八月初，惠、徐、劉、苗竟抵穀城之下，賊不料官兵猝至，倉皇無措。然登相不攜攻城之具，賊欲走而兵已傳城，賊不敢出。城上寂無一人，而兵亦束手不能登。至次日，登相等始得木梯、鋤、鉞等具，而城上塏夫及銃砲矢石，排列亦定矣。又數日，襄陽發

賊來援，登相與時化迎擊之，斬首數百，生擒一百四十餘人，餘賊奔回，然穀城竟堅守不下，調元爲登相所侵侮，遂渡漢水而北，獨抵光化，書諭守賊傅某，遂以城降。至九月初十，聞督師已出關，自成亦離鄧，予乃發王光泰、楊明起，又分均陽營兵，親統往穀。穀堅守如故，予謂必得內應乃可。又旬日，而僞知縣陳知密請降，約以次早，兵從西南角登城，城遂破。各賊或斬或奔，城內居民，先爲獻賊所屠，不滿二百人。登相復肆擄掠，余力禁乃止。又次日而督師敗報至。

督師出關，自成率賊於襄城、郟縣之間待之，由陝至郟，凡郡邑城俱不置守具。督師至一城，輒入。迨至襄郟間，去關已遠，糧運頗艱，而自成堅守不戰，分賊萬餘，繞出督師之後，餉道遂絕，督師大驚。總兵白廣恩先降於賊，餘兵遂潰云。

督師敗報至，穀城諸將皆色沮，而登相徐勇更甚。予亦未審自成行止，未便攻襄，而穀離郟遠，遂旋師入均，以探自成消息。又一月，知自成入關，且至西安，又遣賊來襄，盡護其妻妾以北。予始統各營攻襄，登相與勇竟不行。襄賊爲李之綱、路應標、楊捷等，聞兵至，開門出戰，苗時化、王光恩奮擊，大破之，斬賊二百餘，賊奔入城。城既高，而北面臨漢江，東西南三面皆濠，深廣難渡，賊又恐郟兵順流而下，乃於漢江當城之西北處，以大船填巨石，沉於江底，自南至北，橫截江流。予令各營於三更時，多負小舟，至東南一帶，渡濠薄城，而城外亦有短牆，牆時連時斷。